

青瓦屋前种着桑树和桂树,沿着竹篱笆是石榴树,正结着一个青红色圆球。院子里铺着平整的灰色水泥坪,中央一口井。

那年我大约八岁或者更小些,暑假里第一次到祖父农村老家,第一次在超市的禽蛋生鲜铺之外看到肉的前世:猪圈里的猪、兔笼里的兔和满地自由走的鸡,也是第一次在真实世界里看到井。当看到亲戚家的女人们摇动辘轳,变魔法一样,空桶落下,满桶升起,只觉得是个玩具,这天屋里既然来了(我们这批)远客,大人们都在进进出出切配备餐,一时有人到井边要打水洗菜、杀鸡杀鱼洗地,我都霸着井,说我来我来。多么好玩。我一次次打水,不亦乐乎——直忙到太阳升到正中,直等到祖父呼唤我进堂屋吃饭。

因为新奇,所以只觉得一切都似游戏。亲戚又好奇,大家宠着我,更让我觉得怎么样任性地玩都可以。从鸡窝里掏蛋出来,可以,抓着兔耳朵提起那团毛球摸,可以,摘下树上的石榴玩,可以。大约就是抱着这样的自得,所以那天在乡间午餐之后,当大人们一边收拾碗筷一边闲聊时,我独自绕到堂屋后面,发现地面上铺着绿油油的叶子,叶片的间隙结着几朵黄灿灿的花时,想也没想就摘了一朵最大的。

这花挺好看,五瓣小手张开,如同海星一样,“像《海绵宝宝》里的派大星。”我举着它走进堂屋给祖父看,似乎没有留意其他人是什么神色。晚间坐车回上海,我大约还捏着那朵花,长途汽车令我瞌睡,而花瓣早蔫了,下车时我随手哪里一搁,便浑忘了。

回上海后,亲戚打来电话确认平安,同时不经意提了一句:小姑娘摘了南瓜藤上的花!挂了电话,爷爷转述了一下,并无苛责的意思,却叫我面子上挂不住。同时,我也觉得不理解,并不是从花园花圃里摘了一朵名花,只是从匍匐满地的叶片间摘了一朵野花而已,看起来无甚贵重,有必要特意提吗?于是赌气回学校上学。

暑尽秋来,中秋节后就是国庆,假期的晚上,我随父母去祖父母家吃饭。他们说节前乡下的亲戚托人送来一篓螃蟹、鸡蛋和鸡,还有糕饼。随车同来的,是一只大南瓜。然后祖父说,亲戚又说起我,本来应该送来一个更大的瓜,可惜了,“要是小姑娘没摘藤上的那朵大花。”

对我来说,那只是一朵花,和绿化带里的一朵蒲公英差不多,我喜欢,就摘了把玩一下,有什么大不了呢。但对农人来说,花的本质是果的前提。那次为招待我们去吃饭,亲戚杀猪宰鸡,买鱼买虾,他们不心疼食物被客人吃掉,那是劳动成果应该的去处。但他们心疼一只期待中的南瓜的夭折,因为那不是劳动成果应该的去处。它被淘气鬼无缘无故摘掉。她摘掉它,仅仅是为了玩。因为这份不应该,他们耿耿于怀。

我盯着厨房里那只南瓜。一朵巴掌大的花原来会变成那么大的果实。我想起我拼命在水井边打完水的时刻,我记得自己汗流浹背,直起身来能望到不远处的一片农田,样样东西与城里不同。

平日里我也常随母亲去城市的农贸市场里买菜,我能辨认它们作为商品被陈列出来待售的样子。我能分清大米和小米,青菜和菠菜,番茄和茄子,但它们还“生活”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完全不认识。

我完全不认识种在田里面的绿色植物究竟是什么庄稼,也不认识攀援着藤条升起来的是什么菜蔬,但风吹过那片绿色,传来有节奏的声浪,真真切切,不是为了被称重,不是为了被烹饪。其间,也夹杂着无数昆虫的声音,它们正在急促地交谈。低低飞过的蜻蜓,后面跟着身形灵巧的燕子。溽暑蒸腾中,天地辽阔,云朵那么大,每一种生物都是有生命的,万物热闹。

那一个刹那,那朵南瓜花尚没被我摘下,还在堂屋后面的空地吐着它的蕊。它是匍匐满地的藤叶中最灿烂颗星,本来做了一个长长的倦梦,梦见自己即将结成农家今夏最大的瓜。

我的外孙上小学一年级了,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:想和小老乡当一天同桌。我到上海来探亲的主要任务之一,是每天下午接小外孙回家。回家路上,是爷孙俩交心说话的最佳时刻。小外孙会兴奋地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各种新鲜事。交谈中,我最关心的是他是否交上了一两个好朋友。他兴奋地告诉我,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铁三角,他还认识了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生,是个福州小老乡,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那个美丽天真、脸颊上绽放着两个小酒窝的女孩,每天放学时,都会甜甜地叫小外孙的名字。小外孙神秘而又懂憬地告诉我,他和小女生约好了,两人要努力争取当一天的同桌。我惊讶又很好奇。

他笃定地告诉我,只有努力学习,才能达成心愿。原来班主任规定,每次小测验全优的同学可以得一个小红星,十个小红星可以换一块小奖牌,十块小奖牌可以换一块大奖牌,积攒了十块大奖牌就可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。奖品之一就是换一天的座位,跟喜欢的同学当一天同桌。

一年级的学习很快结束了,小外孙始终没机会实现换一次同桌的心愿。不过他得到了学校颁发的“学习积极分子”奖状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这是这一年中他用无数个小红星、小奖牌和大奖牌换来的人生第一张奖状!下学期,他要再积攒小奖牌,争取完成换一天同桌的心愿。充满童趣的心愿,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心愿!

### 七夕会

充满童趣的心愿

邓晨曦

那天,《新民晚报》编辑部转来了一张汇款单,稿费金额60元。我先一愣,多少年没收到过这么低的稿费了,太少了点吧?马上扫一眼汇款单位:四川文摘周报,地点成都。我又是一愣,抓耳挠腮半天,也没想起何时给远在成都的四川文摘周报投过稿,投过什么稿。

忽然,我猛地醒悟,莫非这个四川文摘周报转发了我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的一篇文章,而给的稿费?不然,怎会让《新民晚报》转稿费给我!一定的!

想到此,马上由诧异而变为喜悦!你也许会撇撇嘴笑我,才60元,也值得喜悦?这你就孤陋寡闻了。天下打着文学名号的“刊物”“视频”“林林总总,五花八门,做公益的少,“钓鱼”的多。新时代的渔翁可不是“青箬笠,绿蓑衣”般的纯净形象喽,个个都成了眼快手疾的键盘侠,一俟报章杂志上出了新章美文,他立刻能鱼鞭一甩,收进囊中,又即刻推销出去,赚进银两若干。别提给原作者付费,就是招呼也没有一个。

起始,我是懵懂的。我的文章被一转载,是喜滋滋的。人家转载,是因为喜欢啊,说明我写得还不错,写出来的文章不就是让人看的嘛。再后来,在网上逐渐发现转的区域扩大到我从没到过的地方:东西南北中的刊物、报章、工作室,美文汇编,都有了。而且不少还收费阅读。朋友们提醒我,你要保护知识产权啊!这才如梦初醒。是的,我虽不是作家,我的产出也是花费了若干个日日夜夜构思而成的啊!自此喜悦不再。

起床时,边城镇还未完全醒来。站在旅店的阳台上,远处,一层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着田野,楼下的街道也起了雾,偶尔有一个头戴斗笠、身背篓子的苗族老乡在寂寂地走,鞋

不是另一个翠翠。我们出门时,唐婉对我们莞尔,得知我们要去寻早点摊,她羞涩地笑着说:“要去吃米豆腐哟,不然就等于没来边城。”循着她手指的方向,刚走一小子在青石板上打出噼啪啪啪的声音,雾撵着他,脚步声跟着他,我的目光随着他,看他走进另一片雾中。

边城镇,原名“茶峒”,十几年前改的名。这座安卧于湘、黔、渝三省(市)交界的小镇,兵荒马乱时代是名副其实的“三不管”地带,贸易热火,三教九流云集,如今,少了热闹,却多了古朴、安详。

下楼,旅店老板的女儿正在打扫庭院,这个名叫唐婉的小姑娘,长着一张俊美的脸蛋。头天晚上,我们在她家客厅听她爸爸讲边城往事,一双鸟一样静静守在边上,一双乌黑的眼晴不停闪烁,间或插上一两句话,我们望向她,她的目光又忽地闪开,让人疑心她是

越越,像纳木错的水一样清澈、荡漾。有些激动,也有些疑惑——在这个偏僻的古镇,怎么会有着这样一副歌喉?是沈从文所说的“那种‘妩媚’的声音吗?”

走进米豆腐店,才知道声音是从店主的嗓子里流出来的。四十多岁的妇女,头发绾成一个髻,露出光洁、开阔的前额。有客人来,她并未停止歌唱,双手正用线将一块巴掌大的米豆腐“锯”成一个个一寸见方的小块,客人怕惊扰她,静静地立在边上,听她将最后一声收住,才不约而同鼓起掌。

她淡淡一笑,脸有些红,但显然很高兴,笑盈盈地将米豆腐一端到桌子上。客人低头吃,她立在店门口擦灶台,擦几下,又亮开嗓子,唱《青藏高原》……也许是太专注于她的歌声,吃完米豆腐,我才发觉自己是囫囵吞枣地,一点儿也没吃出味道来。真是辜负了唐婉的好意。

薄雾还在飘,笼罩着西水河,笼罩着河边的吊脚楼。当年沈从文回老家,从沅江到西水一路坐船,这条河他太熟悉了,写进《边城》时叫它“白水”。电影《边城》里的拉拉渡还在:一根横跨江面的铁缆连接边城镇和对岸的洪安镇,不划桨,不撑篙,全凭一根带凹口的木棒在铁缆上拉动,将乘客送过去。清晨的西水河蓝盈盈的,妇女在岸边浣洗衣服,棒

### 边城的歌声

魏振强

### 六十元稿费带来的喜悦

桑胜月

是的,应该查一查。查到了又怎样呢?追责吗?你去问问,前有郑渊洁,后有李娟,他们追查盗版,累成了狗,心都碎成了片,可曾围追堵截过?咱一个无名小卒,更没实力和能耐追查了。记得前年,有不少朋友发微信给我,说你写的《每天100个猕猴桃》被人家制作成视频,配上了音乐,加上了画面,播放量很大很大,但没有你的名字。我去看了,也仅笑笑。无法答应仗义执言的朋友去追责。我知道,正是我这样的姑息者大有人在,抄袭的风气才不改。

咱再回到这笔60元稿费上说几句。现在你能懂我为什么心生喜悦了吧?四川文摘周报,与上面列举的相比,道德情操高得不是那么一点点,他尊重作者的劳动,他懂得诚信,他更懂得廉耻!他把60元,穿越迢迢蜀道电汇到东海之滨,让新民晚报寻找我这个普通作者。如若,他不声张,他不寄稿费,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。他的诚信就在于他做了别人并不知晓、其他同类也不会做的事!从这个视角来看,这60元的价值也许高过了600元、6000元!不,他的意义不可用钱来估值!

过去,我环视周围,总觉得诚信离人们越来越远,难免悲观。这张60元的汇款单,如一道微光从灯火阑珊处照了过来,照了过来……

灯光璀璨的天下,是由一盏盏灯的映照汇成的;高度的诚信,是由丝丝缕缕的诚实经纬编织而成的。60元稿费的诚信,值得大书特书,广为传扬!

边看边聊

民居(水彩) 朱丹



民居(水彩) 朱丹

十里南京路,最忆大光明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家住在黄浦区牯岭路人安里,每天去新风中学,必定沿着牯岭路向西走到黄河路,再往南走到南京西路路口。路口的东边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24层楼的国际饭店,西边当时是上海工艺美术商店,隔壁便是名闻遐迩的大光明电影院。大光明是我们儿时的天堂,那个年代的娱乐生活甚少,看电影基本成了唯一的最高享受。

黄浦区是当时上海影剧院的集中区域,光南京西路西藏路口附近,就有红旗新闻科教电影院、西藏书场、五星剧场、大上海电影院等好几家。大光明是电影院的龙头,票价也便宜,看一场电影,从1角5分到3角5分不等。每天上学路过大光明,我总要进去看一眼排片表,生怕错过新片,平日攒起来的零花钱,基本也都交给电影院了。我们不仅爱看电影,还收集票根,小伙伴们互相猜票价,猜中价格的票根便归其所有。

那时的电影并不多,每一部我几乎都看过。一次我得到消息,大光明即将上映朝鲜故事片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便通宵去排队买票。凌晨4点,大光明为了照顾在初冬时节通宵排队的观众,提前开门把观众请进观影大厅,在座位上等候至早上8点开始售票,此举更赢得了观众的赞誉。

记得上中学时,校园里流行谈“敲定”(女朋友),十七岁的我与女同学的第一次约会,就是去大光明看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。那个细雨绵绵的午后,我第一次打着伞和女生挨着荡马路,怕熟人看见,就把雨伞压得低低的,走到大光明门口,一人一票分开进场。我先进,大约五分钟后,灯光略暗即将开映时,她才匆匆入场,但情急之下走错一排,我不敢大声招呼。她转至我这一排找到座位时,已气喘吁吁了。我拉着她顺势坐下,顿感她靠着我这边的肩膀和袖子湿了一大片,可自己的双肩几乎未湿,我甚感羞愧,赶紧扭头道歉。她也不说话,在我手臂上狠狠拧了一下。我当时光顾着看电影没感觉疼,但第二天就变成乌青块了,几天后才消去。虽然女同学最终没有谈成“敲定”,但初恋的首次约会却让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

改革开放初期,男女朋友谈恋爱

的第一步就是相约看电影,如果能买到大光明的票,那恋爱的成功率就高了许多。记得母亲当时给人介绍对象。见面的地点就约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。母亲说这地方好记,是上海的地标,大家都认得,也方便看电影。有次我也陪母亲一起去,看着约会双方进入电影院,母亲如释重负地说,任务完成,大功告成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离沪赴粤工作,每年回沪探亲期间,都不忘去大光明电影院转一圈,看看有没有心仪的电影。在大光明看电影,我不喜欢坐小厅,一定要坐进最大的影厅,才会有种儿时的感觉。记得最近一次观影留下深刻印象的是《爱情神话》,坐在老牌超一流五星级电影院的观众席,观赏着讲一口沪依软语上海腔的市井烟火味的人生百态,亲切感爆棚。

大光明,我们这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每天在西水河上漂流的船只络绎不绝,他父亲和其他水手年复一年把当地产的杉木、桐油等物品往辰溪、沅陵、常德运……老人说,我给你们唱歌吧。他开始唱情歌,唱号子,还腾出手来做动作。别摇船了,就这么唱吧。我说。老人放下桨,眯着眼,任船在水面上晃荡,一首接一首地唱起歌,唱完一首,就沉默片刻。老人的口音很重,我侧着耳朵使劲听,也未能全部听得清,但那悠悠扬扬的调子就像水一样晃悠,晃悠……他唱了那么多,有没有一支是大老手,那时的茶峒繁华得很,

在他小时候,住的房子是茅草屋,靠近长江边,四周用泥土垒起被称为“脚盆杆”的坝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,崇明筑丁坝、筑海岸护坡、建水闸等。近年来,又用钢筋混凝土加固江堤、拓宽岸道、遍植树木,营造防风林。如今,这种台风灾害比以往少了许多,往往是台风靠近长江口时,风向就会转向海洋,我想,这也许就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成果吧。

“贝碧嘉”台风在上海强势登陆,成为1949年以来上海最强台风。次日,我忐忑不安地回到老家崇明,老家平安无事。

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,南、北、西三面临江,东濒东海,岛上的人最怕台风。除了台风,夏秋时节,岛上还时常会遇到龙卷风,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,这种风灾虽然持续时间不长,一般只有几分钟、十几分钟,但能将房屋摧毁,让庄稼严重受损。我孩提时,常听父亲讲,

岛上的台风

郭树清

唱过的呢?老人点燃烟。“都是我父亲教我的,好久没这么唱了……”老人喃喃道,“我父亲去世四十年了。”阳光打在西水河上,也落在老人波纹一般的皱纹里。

老人说,沈从文当年从武时曾在茶峒疗伤,当地的一位女人悉心照料他,让他十分感动,后来他便写下《边城》。他手指着远处山上的一片竹林说,小说中的白塔就曾在那个地方,“但后来……后来真的倒掉了!”分手时,老人一再跟我们说,以后来边城,一定要找他,“只要说曾老板,没有不晓得的!”

在他小时候,住的房子是茅草屋,靠近长江边,四周用泥土垒起被称为“脚盆杆”的坝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,崇明筑丁坝、筑海岸护坡、建水闸等。近年来,又用钢筋混凝土加固江堤、拓宽岸道、遍植树木,营造防风林。如今,这种台风灾害比以往少了许多,往往是台风靠近长江口时,风向就会转向海洋,我想,这也许就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成果吧。

应知

大光明记忆

应知

应知